

為何要修改《法華經》

遠參老法師主講

一、修改經典

羅什法師翻譯了《妙法蓮華經》，何以又有後人去修改此譯本呢？對於此事，有人認為很應該修改，也有人認為不應修改。此事也無須多講。他覺得不應該修改是他的事，他覺得應該修改也是他的事，兩方面都有人同情。即使是說哪一事情，論說也好，宗教也好，世事也好，政治也好……，風俗都是一樣如此，有人認為好，有人認為不好，這兩方面是少不免的。即使是在佛來講，有人認為佛是了不起之最大的偉人，也有人鄙薄佛，這是最無聊的份子，也是有批評。我們做佛教徒，當然是尊重佛，不會鄙薄佛；即使是權教佛，知道他是方便，也不會鄙薄他，頂多你不恭敬他就罷了。

講到修改經文，有人贊成，有人不贊成。此事講起來也相當複雜，他根據什麼道理說你不對，又根據什麼道理說你對而贊成你呢？這不是一句話可以講清楚。不過，人的思想見解當然是不能統一，當然有複雜的矛盾。此事很難怪，別說他已贊成你，就算是充份認識，他已很好了。他不過是根據一種籠統的道理，知道有一種法很好，但美中不足，於是就要整理。

有一種人卻認為，佛經是神聖不可侵犯，何況去修改！他有他這個道理，但他不知道此事的內容。如果他知道其內容，應該就要詳細考究，徹頭徹尾，可改不可改？裡面的修改，亦未必一定是一一皆合法。你說他不妥當，你也未必一一皆精通如何不妥當。

其實在這裡，大家都是具有一種浮泛籠統的言論在其中。此事本來不足計較，各做各事。現在修改《法華經》，是個人的立場，他們同情與不同情，沒有很大的問題。最大的問題是同志。為何同志有問題？你認為同情在先是好的，就要與同志研究好與不好，裡面如何若何，這就要徹頭徹尾研究才對，這就謂之同志。同志之人不會多，同情的人都尚且不多，哪裡找到更多的同志？能得到同志，這種人甚為可敬。

現在講修改的事情，本來這問題很大。譯經法師譯得好好的，歷千年來都沒有人非議他，一直到一千五百多年以後，竟然有個荒繆者出來修改，你若認為是大大不合理，你就是未曾再深入考究。

每逢一事物保存到一、二千年，或三、五千年，裡面有「是」，也有「非」。如果他有「是」，就不應該改；即使他有「非」，你沒有力量去批評他，也是不能改，一旦修改，這就是一種特別的現象。時機未到，就未有其人；時機一到，他就殊不客氣，就要把此事整理，這是很大的問題。

二、引龍樹菩薩為證

就如權教大乘，自從佛隱滅之後，就絕響於世。直到佛滅後五百多年，有一個人出現世間，又把這絕響的大乘提起來宣傳，這豈不是時代的關係嗎？

這位提出來宣傳的人是誰呢？他叫做龍樹菩薩。龍樹菩薩宣傳大乘，他有沒有宣傳小乘呢？在未宣傳大乘以前，他也有宣傳小乘；自從宣傳大乘之後，他不但不宣傳小乘，簡直是力斥小乘。這力斥小乘不是斥其虛偽，乃是斥小乘不合大乘。

（或有人認為：）小乘雖不合大乘，但它有小乘的合理也就罷了，就無須去斥它。

然而，話又不可這樣講。龍樹菩薩志在提倡大乘，就要斥小乘、斥外道、斥凡夫，這就不在話下。大乘教經典就在世間，可惜沒有人知；雖有經典在世間，沒有人知就等於零。後來有龍樹菩薩這個人遇見大乘，知道大乘甚可寶貴，應該要提倡，於是他就提倡了。

這個大乘在五百多年後才有一點聲響，你說奇特不奇特？此事研究佛教歷史的人都略知道龍樹菩薩提倡大乘，龍樹菩薩以前，絕無大乘可言。如果說「龍樹菩薩重興大乘」，這句不可以講，這個「興」字很不容易講。你說「他提倡」就可以，「重興」則未見到。這個「興」字，是必要把此事發揚光大，在世界上有聲有色，有了地位，得到多數人崇敬，才可以說是「興」。

說到這句話，又附帶說到玄奘法師留學印度十六、七年，他所到的地方，總是留意佛教，留意佛教的人物，他當然有敘述那些人物。現在看他的《西域記》，也可看到他的經歷。他在裡面所講的經歷，講到某一個地方，某一間寺院有多少人，某一間寺院是大乘寺院，某一間寺院是小乘寺院，某一國有大乘，某一佛教國就沒有大乘。這些都是他經歷而說。

如此說來，有大乘有小乘的寺院，當然大乘是重興，何以說不是重興呢？我就可以這樣講，玄奘法師所講的那些大乘寺院，絕對不是佛教。何以見得不是佛教呢？因為他講唯識，把唯識認為是大乘。其實唯識根本上就不是佛教，就不可以說是大乘。講大乘者，是要跟著這位龍樹菩薩，他有他的經典，他是根據《大般若經》，後來縮略了，叫做《摩訶般若波羅蜜經》；他有《大智度論》、《中論》、《十二門論》這些種種的大乘論，這就是提倡大乘。這種種論有否重興？《大般若經》有否重興？沒有見到。由此可知，那些什麼大寺院、小寺院叫做大乘，絕對不正確。他以唯識來代表，這就更加不正確。唯識何以又算什麼佛教呢？沒有此事，唯心也沒有此事。可知道這個大乘，由五百多年以後，只得一個人出來提倡。

後來究竟有沒有人呢？有人也不會多，據我們所見，他座下當時就有位提婆菩薩，最了不起的就是這一位，除了這一位以外還有誰呢？或有三、五個人，我們不知道、看不到。就只有三、五個人也不算是「興」，只可說有，如何談得到「興」呢？他說那麼多寺院，多少千人萬人，叫做大乘，這句話我就不敢信。講到他後來的什麼學者，就真正是寥寥無幾。

既然權教大乘的情況如是，這《妙法蓮華經》提倡一乘，情形又如何呢？那就舉

一個權教大乘龍樹菩薩來做比例，現在我們作為一個最末後的人來研究《法華經》，我們研究《法華經》在於今日，以今日看上去的那些人完全不算了，即是我說龍樹菩薩提倡大乘，龍樹菩薩以前就沒有一個人提倡大乘。我們現在講《法華經》，今日就有一個人提倡一乘的《法華經》，這個人對上，就未有一個人提倡《法華經》。

你會說：「有呀，很多人提倡《法華經》。」

那種人不算是提倡《法華經》，他未知道什麼叫做《法華經》，怎樣提倡呢？你不妨去研究許多的法華注解、法華論說，你看他講的是什麼，這就會容易知道了；又不妨看看今時提倡《法華經》，有一部《法華經講錄》，你又拿來看一下；還有各種法華的論說，是現在才發現的，你又不妨拿來對照一下，與從前的人講的是相同還是不相同？

講到不同之處，古人也有各各不同之處。雖然各有不同，對於《法華經》絕無關係，這即是未有其人，等於龍樹菩薩提倡大乘一樣。這種事除佛教以外，各教都有這一種性質，各事物也有這一種性質。好比科學那樣，現在就叫做科學昌明，古時何嘗沒有科學？它不昌明，這就等於零。

三、維新佛學

講到特別的人做特別的事，佛教亦復如是，特別的經就要有特別的人去提倡。提倡後興盛不興盛，是另一回事，就不要把提倡當作重興，此事談不來。如果有重興，就不妨講重興；若無重興，就不必強加「重興」二字。

現在以希望來講，或可以說希望它重興，這個叫做新佛教。講到新佛教，有兩種講法。佛在世時提出《法華經》來宣佈，這個是新佛教。向來未有此教，就是新佛教。無論後來什麼人能知道此事，也叫做新佛教。不過後來都沒有人知道，這個新佛教就淹沒了。現在知道有這件事，不妨提出來令大眾略為知道，這也是新佛教。

還有一個新佛教，現在提倡《法華經》，對於從前提倡《法華經》、研究《法華經》那件事，就叫做舊，現在另外從頭來研究，就叫做新佛教。對於一切佛教的論說，姑莫論是大乘小乘，亦不論他是邪見正見，現在就完全不講他，重新從頭開始，又叫做新佛教。

這個新佛教講起來，有的人就覺得很難入耳，現在又沒有新佛出世，從何處來個新佛教呢？佛教原來是二千多年的古佛教，現在突然間出現個新佛教，豈不是違背佛教叫做新佛教？

這個意思驟然間聽到，都似乎很合理。但他不知道此事講新佛教者，就是先前所講的兩種道理叫做新佛教。因此不要埋沒這兩種道理，胡亂批評這個新佛教。

這個新佛教，我們又安立一個名稱給他，叫做維新佛教。這個維新佛教，名稱似乎有些突兀，於是又叫做維新佛學，不叫維新佛教。

這個「佛教」與「佛學」有什麼分別呢？你要分別它也可以，你不分別它也可以。佛學即是佛教，佛教即是佛學；又或者說「佛學即非佛教，佛教即非佛學」也可以，在乎你個人的思想見解上去判斷它，就叫做維新佛學。這句話並無過；不過一般

人認為大有其過，那只是他的見解。

不過，講到此事，有的人覺得很離奇，那個提倡新佛教的人，他的來歷如何？此事追究下去，似乎都尋不到線索。為何尋不到線索呢？佛教是有傳承人。你的新佛教沒有傳承人，從何處來一個什麼佛教呀？

此事可以引龍樹菩薩作證，龍樹菩薩有什麼傳承人？你要這樣講才可以。你說龍樹菩薩是菩薩再來，這是讚美之詞，他其實是一個人、是一個法師。你說他是大乘，就是菩薩。他不是阿羅漢，也不是辟支佛，亦不是什麼了不得如那些大神通菩薩一樣，他只是一個人而已。

龍樹菩薩的歷史，有什麼來歷？他也沒有大乘的來歷。他因為讀《般若經》而知道大乘，覺得大乘很有價值，因此宣傳。我們現在讀《法華經》，就知道《法華經》很有意思，甚有價值，我們就留心去研究，就知道前人所有提倡者，皆違背法華。

復次，龍樹菩薩也沒有說：「我未發揚大乘之前，大乘人完全未見有。」那麼，有沒有讀大乘的人呢？有的。雖有但讀不明，《十二門論》裡有說，讀而不明，就等於不讀。你讀《法華經》而不明白，亦復如是。你喜歡講又講不清楚，也是一樣。

所以，這些已過去了，叫做舊佛教。現在這個新佛教的來歷，就是讀經得來，不必去尋找歷史的傳承人，也不必考究這個人本身的資格。人類很古怪，什麼古怪人都有，你無須把人類視作一律同等資格。他不是一隻豬，又不是一頭牛，何以談得上一律同等？依然是各人的資格的確是有差別，賢、愚、不肖，不可以說是一定的，不必考究他的來歷。只是講他這個人都在做此事，都在發揚那種學理，這就罷了。

四、法師之區別

現在修改《法華經》的人，名叫做遠參，現在的講者就是遠參。那個「法師」兩個字，就是一乘法師。他未提倡「一乘法師」以前，是不是法師呢？也是的。那個是什麼法師呢？那個是中國法師。現在一乘法師就不是中國法師，中國法師提倡中國的佛教。為何又說提倡中國佛教呢？因為中國佛教就不是世界的佛教，也不是印度的佛教，也不是佛在世時的佛教，這就一定要區別它叫做中國佛教。既然是中國佛教，弘揚中國佛教的人就叫做中國佛教法師。未提倡一乘以前，他就是中國佛教的法師。

中國佛教的法師，他自己的立場，並沒有說是大乘法師或小乘法師；他雖有宗派的名目，但他並沒有以宗派為立場，他什麼都講。這就對了。本來應有一個立場，但他本身絕無立場，隨便有什麼就講什麼，你喜歡我講什麼，我就只管講給你聽。

中國佛教對於佛的佛教，有何彼此同與不同之處呢？此事大有其異。中國佛教產生於中國，離開中國，在佛世時固然是沒有，就是在印度也沒有，所以說中國佛教產生於中國，這種是古怪的佛教。怎樣古怪呢？一句話就可以概括，所謂一言以蔽之，這個就叫做三教的佛教，即是三教同一氣。此話自古以來大家都承認，所謂三教同源，三教合一，大家彼此都沒有衝突，這就算是中國佛教。因為中國原有兩種教，有道教，有儒教，多一個佛教摻入也好呀，即是三個人合作。三個人當然是同氣相投，才談得上合作。既然不是同氣相投，講什麼合作呢？這樣講出的佛教，即是儒教，即

是道教。有些人偏於儒教，他就多講儒教；偏於道教，就多講道教；偏於佛教，就多講佛教，但他絕對沒有違背儒教、道教。

現在我們可以批評這個三教嗎？本來可以，不過時間絕對不許可，就不去批評這個三教。總之這樣講，也不會有所違背。

這個「法師」者，乃中國佛教的法師，如果中國佛教的法師就作為一乘法師，此事個人就可以，見解就不可以。即是職業，職業不可以，人就可以，人會改職業，從前做什麼職業，後來做什麼職業，這就大大不同。後來宣傳一乘，覺得一乘的地位非常寶貴，這就專心去提倡一乘，這個就叫做一乘法師。

這個「法」字是活動的，在各方面，就是各方面的法師，在《法華經》，就是《法華經》的法師。這個「法」字很普通，但有些人就有些不許可，認為沒有人自稱法師。

這個「法師」的名目，作為尊稱，又的確沒有人自稱。現在是有限定作尊稱，只作一種最普通的。什麼叫做普通呢？普通，通到世人各個方面，亦應該知道，現在某一種師，你做那一行業，就叫做什麼師，持法律者，稱為律師；做木者，稱為木師；做瓦，稱瓦師；理髮的，就是理髮師；你做醫生，就是醫師，你可以自稱「我是醫師」；你做廚房工作，就是廚師。如此類推一切，全部都可以安立一個「師」字，不過這個「師」字，要及格才可稱。你做律師若不及格，就失去你的律師資格；你是金師，你不會做首飾，就失去你金師的資格，你就沒有某某師的資格。也即是說，我們現在做這個法師，最普通來說，不是尊稱；你要作尊稱也可以。

好比一個老人那樣，你尊重他，稱他為老人，實在這個老人，本身是老了，他可以自稱老人。老人是什麼？老人自稱就是一個廢人，老而不死，就是一個廢人，表示「我是廢人呀」！講明白給你聽都不怕，自稱老人是這樣的。你不要說他自稱老人就是在自尊。你稱他老人就是你尊重他，他自稱老人就不是自尊，而是自卑。你要明瞭這個道理。以我們中國文字來講，這一種性質非常之多。自稱與別人所稱是不同的，是相反的，你不要說他自稱是自尊、自上、自高、自傲。這是你搞錯了，不是他錯。

現在解釋「法師」兩個字，自稱與別人所稱，就有兩種意思。講到一乘，的確很特別，向來沒有人被稱為一乘法師，即使是印度也沒有人被稱為一乘法師。印度沒有一乘宣傳人，就當然沒有一乘法師。大乘法師是叫做菩薩，即是龍樹那樣，沒有人稱龍樹為聲聞人，沒有人稱他為辟支佛人，沒有人稱他為阿羅漢，只稱他為菩薩。

講到菩薩，初發心也是菩薩，信仰大乘的都可稱為菩薩。既然大乘權教稱為菩薩，大乘法師也是一樣。講《法華經》何以又不稱為一乘法師呢？那是很應該的。《法華經》裡第十品叫做〈法師品〉，裡面是講什麼法師呢？就是說受持、讀誦、書寫、解說，這種人就叫法師，甚至隨喜也是法師，甚至聽也叫法師，甚至還未明白之前，在尋索也是法師，你做多少都是法師。這是尊重人，就區別出有一乘的人。

註：本文根據遠參老法師粵語講經錄音筆錄編輯節錄而成，未經遠老法師修改，若有錯漏，以錄音為準。